● 第一章 ●

赫梯文明概述

赫梯文明诞生于公元前 2000 年初叶的古代安那托里亚半岛中部和东部地区(今土耳其境内)。历时 500 多年。虽然远不如古埃及文明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悠久,但它在古代近东文明乃至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并走过了一条短暂而又辉煌的道路。

一、赫梯文明的再现

赫梯人及其文明的再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和研究过程。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考古学家、历史语言比较学家以及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在亚述学和埃及学研究的基础上,赫梯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明的面纱终于一步步地被揭开了。

自公元前 1200 年前后,赫梯帝国在外族不断入侵,附属国纷纷叛离,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内外交困下,彻底衰亡。从那时起,它逐渐为人们所遗忘,并为小亚半岛到来的一个新的世界所湮没,赫梯文明从此成为埋藏在地下的又一古老文化。直至一百多年前,它仍然沉睡在安那托里亚半岛的大地上。如果你在 1870 年前后向当时一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代近东史学家询问赫梯人是谁的话,他也只能根据《旧约全书》一书,认为他们是一支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并不重要的迦南人的部落。那么,赫梯人究竟与他们有怎样的关系呢?

的确,一个被称作赫人的部落在《旧约全书》的创世记、约书亚记、以西结书、列王纪和历代志中被分别提到。他们被称作迦南之子,大致定居在黎巴嫩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之间的地带。亚伯拉罕和以扫与赫人曾有交往。在所罗门时代,赫人可能一度强盛。所罗门曾娶赫梯女子为妻,并从古埃及购买马匹转卖给赫人国王等等。此外对赫人国王们的描述多见于历代志部分。

近几十年来,随着赫梯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西方以及当地考古学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卓有成效的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旧约全书》中的赫人之迷逐渐被解开了。

众所周知,赫梯帝国在公元前 1200 年前后彻底衰亡,因而,赫人显然已不能同生活在公元前 2000 年安那托里亚半岛上的赫梯人相提并论。根据大量新亚述时期、乌拉尔图和以色列的史料记载,从公元前 1000 年后,赫梯人仍然一度活跃在叙利亚北部和陶鲁斯山脉地区。新亚述国王提格拉特一彼莱沙尔曾在其文献中多次提到强大的赫梯和赫梯国王们的名字。到公元前九世纪,赫梯人建立起许多小国,如米里德王国,并将其势力扩充到巴勒斯坦地区。今天,古代近东史学家普遍将这一时期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赫梯诸王国称为新赫梯王国,以别于

赫梯帝国。这些赫梯王国的发浪虽然再也没有像小亚半岛赫梯人一样建立起庞大一时的帝国，但仍存在了几百年，直到公元前八世纪为亚述帝国征服。

大量具有赫梯文化特征的各种实物遗存出土于这一地区。在以色列阿派克城曾发掘出一篇重要的赫梯象形文字碑文。其实，赫梯国王苏庇鲁流马什一世编年史早已记载了在他统治时期一批赫梯人移居卡迭什城以南（即叙利业中部地区）这一史实。坛子是赫梯人死后不可缺少的随葬品。这一文化现象在叙利亚克发尔—叶奥苏阿谷地的墓穴得到证实，一些赫梯学家认为该死者是赫梯人，他是被同族朋友们按照赫梯人的习俗埋葬的。赫梯文化已渗透到远至巴勒斯坦地区，表明了《旧约全书》中提到的赫人很可能与小亚半岛的赫人有着某种关系，或许，他们是赫梯人的后裔。但是，他们本身在移居到叙利业和巴勒斯坦地区后，早已与当地居民如以色列人，相融合，重新建立起家园。

这一时期赫梯人的书写文字是象难文字。象形文字鲁维语显然为他们继续使用。他们的文化既保留了原赫梯文化成份，同时，又表现出了当地土著文化的特色。

在赫梯法律、赫梯宗教和神话文学诸方面，古代赫梯与古代以色列人的文化表现出了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进一步说明了《旧约全书》中的赫人与赫梯人以及与古代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旧约全书》一书提供的有关这一时期赫梯人的情况尚远不能满足我们的求知欲望。

自1812年以来，英、美等国的旅行者和探险家相继来到近东地区。他们当中不乏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对这一地区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学者。在小亚细亚半岛、叙利亚北部哈玛特城和阿勒颇城，他们先后发现了许多刻有象形文字符号的碑文。1839年和1842年，英国学者查尔斯·特克埃尔和威廉·哈米尔顿在小亚半岛中部哈里斯河弯的博阿兹柯伊城附近和阿拉伽一胡雨克

发现了古代城堡建筑遗迹和岩石雕刻。在博阿兹柯伊城的陡坡处，看到大量的城墙和壁垒遗迹，表明它很可能是一座设防城市。在该城附近的尼桑泰颇,发现了一个已饱受风雨侵蚀的巨大岩壁，它的上面刻写了一篇长达数十行的象形文字碑文。在雅兹里卡亚岩石群的岩壁上。以浮雕形式刻划着许多雕像,每一雕像的左上侧刻写着象形文字符号。此外,在小亚半岛的其他地方，如嗄乌尔、卡莱斯和斯姆尔那,也发现了许多刻有象形文字符号的岩石雕刻碑文。

1872年,美国传教士威廉·乌瑞特与在叙利亚的土耳其地方长官一同参观了哈玛特城。乌瑞特将石头上的符号拓印下来，一份寄到大英博物馆,一份送给巴勒斯坦考古基金组织,使该碑文第一次被运用于科学研究。此外,英国学者戴维斯在陶鲁斯山脉的依维里兹发现了同样的象形文字碑文和浮雕，他称这些象形文字为哈玛特文。

依维里兹的发现使塞斯把在小亚半岛几年来发现的许多类似岩右碑文和墓碑联系起来。1876年，他在圣经考古学会上提出了在哈玛特和阿勒颇发现的刻有一种奇特符号文字的碑文是赫梯人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几十年煎它被赫梯学家们称为象形文字赫梯文的缘故。塞斯本人于 1879 年来到小亚半岛,考察了已发现的雕刻品和象形文字碑文。1880 年,他在圣经考古年会上,再一次指出,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整个安那托利亚半岛上发现的所有那些文物一定属于赫梯部族。他的这一观点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考古学家们先后多次在土耳其境内考察,发现了许多类似的岩石雕刻和碑文。1879年，英国博物馆考古队对小亚半岛东南卡尔开米什城进行了挖掘,获得了大量的象形文字碑文和其他雕刻品。在 1889 年到 1892年几年间，一支德国探险队在叙利亚北部发现了许多同样风格的石碑。

大约与此同时,在埃及的阿玛尔那城,大量刻有楔形文字符号的泥板文献被挖掘出来。它的发现成为当时近东考古发掘的一个重大事件。历史语言学家破译了这些文献,确定了他们大多是古代近东各国间的书信。这些书信是用阿卡德语写成的,该语言在公元前 1400 年到 1300 年间成为古代近东各国间的外交通用语。在许多书信中,“赫梯之王”和其军队活动的情况常被提到。其中一封是赫梯国王苏庇鲁流马什一世致古埃及国王阿美诺菲斯四世的祝贺信。此外,有二封书信当时还无法破译,他们是用一种为时下学者还不知道的语言写成的。但是,仅根据书信使用的楔形文字推断,其中一封是致一位被称作阿尔查瓦国的国王,因此,许多学者在一段时间里称该书信的语言为阿尔查瓦语。随后,挪威学者克努特松对这二封书信文献作了深入研究,他指出,书信的语言与印欧语有明显的姻亲关系。但是,他的观点在当时受到普遍怀疑。

其实,早在 1894 年,法国人桑特尔在博阿兹柯伊附近获得的几块残缺泥板也是用同一种语言写成的。他在小亚中部地区的发现使人们为之吃惊,并逐渐使许多学者意识到在博阿兹柯伊的考古挖掘将很可能有重大发现。自从在该地发现的许多泥板断片显示了与从埃及阿玛尔那发现的阿尔查瓦书信是用同一种语言写成的以来,博阿兹柯伊废城开始被认为是阿尔查瓦国的都城。德国柏林亚述学家温克勒博士于 1905 年前往该城实地考察。经过论证,他确信这是阿尔查瓦国的都城。阿尔查瓦是建立于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古代安那托利亚半岛上的一个小国。这样,以寻找阿尔查瓦国都城为直接目的的考古发掘活动,却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温克勒博士代表德国东方学会获得对该古城堡的考古挖掘权。挖掘工作始于 1906 年。博阿兹柯伊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以东约 200 公里的哈利斯河流域。参加这项考古挖掘工作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位重要人物是玛克里第。他们的发掘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不久，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想。大约有2500块大小不等的楔形文字泥板文献出土于一个被称作比雨卡莱的斜坡处(实际上,它是古代赫梯人的皇室档案库)。温克勒和玛克里第于1907年、1911年和1912年在博阿兹柯伊继续挖掘工作。在此期间，第二支探险队在奥托一普齐斯坦的率领下，考察了博阿兹柯伊废墟的防御工事和建筑物，确认了寺庙建筑的存在,并且第一次提供了该废墟的大体范围,以及环行城墙主要部分的长度和宽度。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考古挖掘工作不得不中断。不过,到1912年,从该废墟已发掘了大约近一万块泥板文献。大多数文献与在埃及阿玛尔那发现的二篇书信一样用同一种语言写成。因此,当时的学者仍一如既往称其为阿尔查瓦语。另一部分文献则用阿卡德文写成。由于阿卡德语早已破译成功,因此,他们很快释读并确认了这一部分文献主要是书信和条约。其中,有古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图什里之间的信件。1906年8月20日，温克勒博士和他的同行发现的一篇阿卡德语泥板文献乃是古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与一个被称作“赫梯国伟大的国王”哈图什里签定的条约。[①]该条约的象形文字文本已在上埃及底比斯附近的卡尔那克寺庙的墙壁上发现。

这些书信和条约的发现表明了他们很可能并不属于所谓阿尔查瓦皇室,相反,很可能属于一个被称作赫梯的国家。同时,还证明了赫梯帝国的中心不在叙利亚北部，而位于小亚半岛的中心地带,并很可能在博阿兹柯伊附近的废墟城。温克勒还根据所

①该条约的原始文本刻写在银板上。现不存。它是赫梯帝国和古埃及帝国签定的一个平等条约，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最为规范的平等条约。条约已被制成青铜复本,悬挂在今天联合国大厅的墙壁上。

掌握的史料，确定了从公元前 1400 一公元前 1200 年间该王朝七位国王统治的先后顺序。

1910 年,英国人伽尔斯唐的《赫梯人的土地》一书出版了。该书是多年来考古发掘成就之集成。他本人后来成为早期著名的赫梯学家之一。他曾于 1907 年春,在小亚半岛旅行并在博阿兹柯伊拜访了温克勒博士。他的著作在一段时间里成为该学科的权威性著作。

在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希腊一土耳其战争相继爆发的年代里，西欧各国学者从在小亚半岛和叙利亚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转向潜心研究出土于博阿兹柯伊的泥板文献和象形文字碑文。首先,赫梯楔形文字文献集第一次在德国出版。其次，英国学者借助于大英博物馆对象形文字碑文和雕刻品的收藏，试图找到释读象形文字符号的钥匙和从事赫梯艺术的研究。

无论是试图破译楔形文字还是象形文字，都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因此,在这一工作的开始阶段,许多学者的劳动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徒劳。塞斯早在 1880 年发表文章,试读刻写在一个半球形印章上的十个楔形文字和六个象形文字符号。然而,以破译为目的更有成效的工作首先是通过对许多地名和人名的辨认而实现的。这是因为那些地名和人名已从大约同时代的亚述文献中得以证实。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各国学者们各自独立地在深入研究这一课题,他们分别是德国人鲍赛尔特,瑞士人福尔，捷克人赫罗兹尼和意大利人梅瑞济以及美国人盖尔伯，并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对大多数赫梯楔形文字符号的认识达到了一致。

德国柏林东方学会将研究释读赫梯楔形文字的任务交给了一批亚述学家。他们从临摹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入手,辨认出许多与亚述楔形文字相同的符号，相继出版了若干卷赫梯楔形文字文献的摹本。

在赫梯语言学方面，一项新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各国学者反响不一。1915 年，捷克学者赫罗兹尼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关于赫梯语法的专著。他在书中全面论证了赫梯语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赫梯语属于古代印欧语系的一支这一重要观点，并成功地释读了赫梯楔形文字文献。对该语言更为详尽的研究成果反映在赫罗兹尼于 1916 — 1917 年间的《赫梯人的语言》一书。然而，他的观点首先遭到印欧语言学家们的反对，这恐怕是因为赫罗兹尼本人并不是一位印欧语言学者的缘故。不久，他也曾率领捷克考古队赴小亚半岛实地考察，收集和挖掘到近千块楔形文字泥板文献。大约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他的关于赫梯语属于印欧语系的观点以及其论点经受住了考验并被普遍地接受了。更重要的是，他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大胆地提出了赫梯文应称作奈什语的主张。这一观点随着赫梯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它的正确性也已为赫梯学家们所赞同和承认。这是因为，奈什一词源于奈沙城名，它是印欧赫梯人在小亚半岛的第一个定居中心。赫梯人在文献中称自己的语言为奈什里、尼什里或奈什姆尼里语。因此，严格意义上而言，古代印欧赫梯人的语言应以奈什语之名取而代之。赫梯一词最早源于希伯来文，它早已为赫梯学家和亚述学家们接受并广泛流传使用，因此，它仍将继续沿用下去。

赫罗兹尼的探索为赫梯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他的研究成果日渐显示出其真实性和准确性，赫梯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也随之来临。

与此同时，其他学者释读赫梯楔形文字的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佐献尔和他的同事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埃赫尔奥尔夫以及阿尔比莱特·格茨都注意到了在赫梯楔形文字文献中常常出现苏美尔和阿卡德语词汇，并进一步认识到这很可能是由赫梯书吏以苏美尔和阿卡德语词汇取代相同含义的赫梯文词汇

的结果。但是,他们并不是规则出现。依己之见,尚有规则可寻:一是苏美尔和阿卡德名词的运用居多,某些赫梯语名词几乎完全为苏美尔词所取代;二是他们多出现在句子的前半部分。特别是,赫梯语、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词汇对照表的重大发现为他们的释读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这类文献显然是赫梯书吏们学习苏美尔和阿卡德语词汇的课本。在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赫梯语词汇之后,他们开始试读文献。这样,从不知到有所知,从有所知到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大约到本世纪三十年代,赫梯历史文献已可以通读,但对宗教和神话文献还有很多困难。

瑞士学者福尔在这一阶段正像赫罗兹尼一样独立地致立于赫梯语的研究,并出版了关于赫梯语法问题的专著。从整体上,他对赫梯语言特征作了概述,并且提出,赫梯皇室档案库出土的文献涉及八种不同的语言,即赫梯语、阿卡德语、苏美尔语、哈梯语、胡里特语、楔形文字鲁维语、帕莱克语和象形文字鲁维语。同时,他还深入研究赫梯史,成功地收集并出版了赫梯古王国时期的所有历史文献,设想了一个完整的赫梯国王年表。福尔在赫梯历史研究领域提出的许多观点虽在当时不免有臆测之嫌,但几十年后,它们几乎都得到了赫梯历史文献的有力证实。

1929年,赫罗兹尼为第十四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撰文,第一次根据赫梯楔形文字文献综合介绍了赫梯人和他们的文化。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更多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来到小亚半岛和叙利亚地区,开展了一场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活动。代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房·德尔·奥斯滕和盖尔伯在三十年代初游览了大半个小亚半岛,发现许多新的雕刻品。前者还参与了阿丽沙尔城的考古发掘工作,挖掘出许多陶器制品。德拉鲍尔特在玛拉提亚城,一支丹麦探险队在哈拉尔德·英格侯尔特的率领下于叙利亚的哈玛城以及后来的另一支芝加哥考古队在泰那特也开始了他们的考古发掘活动。在1935年一

1949年间兼国人高尔德迈教授率队在安那托利亚半岛东部陶鲁斯地区考古。英国人伽尔斯唐教授在半岛的雨米克台坡发掘了一座赫梯人的要塞和若干篇赫梯早期的文献。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土耳其人在这一时期也参加到这一工作中来。他们当时已分别在美国著名的赫梯学家安卡拉大学教授圭特博克和伊斯坦布尔大学近东研究所所长鲍赛尔持的指导下学习赫梯语言和文化。1947 年秋,鲍赛尔特和他的土耳其助手们在卡拉泰坡发现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刻有二种文字的碑文。古腓尼基文刻写在碑文的左侧,右侧是赫梯人的象形文字。碑文记载的内容一致。它的发现为成功地释读赫梯象形文字提供了重大线索。此外,土耳其人考塞博士、雨兹桂和塞达特·阿尔颇教授分别在阿拉加·胡雨克、圭尔台颇、弗拉克提、浩尔兹台颇和卡拉胡雨克发掘出许多赫梯泥板文献、赫梯印章和印记等。

以库尔特·比特尔为首的德国考古研究所和德国东方学会联合在温克勒之后对博阿兹柯伊废墟再一次展开考古挖掘工作。比特尔教授是一位名副其实、真正的考古学家,在他的领导下,使该城的发掘第一次建立在科学考古的基础之上。年复一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考古挖掘工作不得不被迫中断并一直到 1951 年。比特尔教授后来撰写了《哈吐沙——赫梯人的都城》一书,集中介绍了哈吐沙古城以及他在该废墟遗址的挖掘情况和所取得的成就,并且概述了赫梯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根据赫梯皇室档案库文献资料,论证了赫梯帝国与古埃及王国之间的关系。从考古学意义上来说,他的著作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失其权威性。

此外,在雅兹里卡亚,由于岩壁上雕刻着许多雕像和象形文字符号,因此,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比特尔在 1937 年到1939年间曾先后三次考察了博阿兹柯伊以东的这座岩石群。他辩认出岩壁上的一个雕像的名字为海帕特——胡里特人的女

神。后来,法国著名赫梯学家拉劳什成功地辩认和破译了雅兹里卡亚岩壁上的象形文字符号,并指出它是胡里特人的万神殿。其实,它是赫梯人的万神殿,只不过几乎所有的赫梯神灵都拥有了一个胡里特语的名字。

法国和美国的学者们也继续致立于赫梯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法国人德拉鲍尔特于 1929 年出版了《赫梯语法研究》一书。1930 年,在他和其他几位同仁的帮助和支持下,最重要的研究古代东方的杂志之一《赫梯与小亚半岛》在法国创刊。它也是早期赫梯学研究中的重要刊物之一。美国学者施杜尔特凡特是一位印欧语研究专家,1933 年,他的《赫梯语语法比较》一书正式出版。该书是为数不多的英文版赫梯语法论著,但这部早期著作今天已略显陈旧。但是,它们的出版和发行推动了赫梯语研究的进程。

1940 年,第一部系统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赫梯语法》一书在德国问世。该书至今仍是学习赫梯语法的首要必读书。作者弗里德里希十几年后又编写了第一部赫梯语词典,它成为现在学习赫梯学和深入研究的奠基石。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弗里德里希对该词典先后三次补充和修改,成为学习赫梯语的必备工具书。

从 1952 年起直到现在,从比特尔教授到彼特·奈弗教授,德国考古队在他们的领导下于每年的夏秋季节来到赫梯人的都城——哈吐沙继续考古挖掘工作。考古现场从下城区转到上城区,他们将发掘出的泥板文献拍照后,由德国国内的一批亚述学家和赫梯学家们试读并出版临摹本。到目前为止,在哈吐沙已发现大约三万多块大小不等的赫梯楔形文字泥板文献,和一定数量的象形文字碑文。在玛沙特胡雨克城,发现了 116 封赫梯书信。依南第克城也成为赫梯文献的发现地之一。1986 年秋,奈弗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哈吐沙清理挖掘现场时,意外地发现了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块保存完好的赫梯文青铜铭文。赫梯楔形文字清晰地刻写在青铜板上。该文献是一篇赫梯帝国后期吐坦利亚四世国王与另一位皇室成员库伦达签订的条约。它的发现为研究赫梯楔形文字及其文献的断代提供了最新、最可靠的史料。近二年内,考古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在尼桑泰颇附近,发现了近三千多个赫梯印章。除了赫梯国王和王后的印章,重要的是第一次获得了赫梯书吏和祭司的印章。

在弗里德里希教授之后,另一位德国著名的赫梯学教授、卡门胡贝尔博士励精图治,按照德文字母的顺序编写了 a 到 h 卷的赫梯语词典。她摒弃了以往只是对词条诠释的做法,而是在增加词汇量的基础上,注入了翔实的例句和文献出处,并加之以准确的译文和独到的见解,从而使词典成为学习赫梯语和科研工作必备的工具书。它的学术价值也高于以往任何一部赫梯语词典。与其并驾齐驱的另一部是《芝加哥赫梯语词典》,它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赫梯学和亚述学研究所的一批赫梯学家的倡导下,从 1980 年以英文字母 L 卷出版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编撰完字母 M 和 N 共三卷。作者们注意吸收了赫梯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词汇量的收集、引文例句和译文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甚至在某些方面,水平高于卡门胡贝尔之作。他们还从世界各国聘请优秀的赫梯学家定期参加词典的编写工作,因此,它凝聚着不同国度学者们的聪明才智。它也是迄今最好的一套英文版赫梯语词典。

除上述所列之外,无论是英文版还是德文版赫梯语词典的编撰在近几年内又有了新的发展。最突出的是《赫梯语辞源词典》的出版。普威尔教授和提什乐教授各自独立地从辞源学角度对赫梯语与其他古代语言作了比较研究。

这些学者们几十年来的探索和苦心研读,意外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找到了赫梯人生活的中心——哈吐沙城,成功地释读

了赫梯楔形文字,破译了赫梯语,确认了赫梯语属于古代印欧语的一支。这就使赫梯历史、宗教、神话文学、经济和医学等文献的释读成为可能。他们成为世人在几千年后重新了解和认识赫梯人及其文明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文字资料。随着赫梯语言和文字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赫梯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和准确，赫梯文明的原貌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展现出来。

赫梯文明已成为人类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史研究的道路上，一个新的学科——赫梯学建立了。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一大批学者正致立于该学科的研究。

二、对赫梯文明的认识

赫梯人是古代印欧人的一支。在大约公元前 3000 年末或 2000 年初，随着大批印欧民族的南迁，他们移居到安那托利亚东部高原地区。但是,至今,我们还无法确切肯定赫梯人是经过那里来到安那托利亚半岛的。目前,赫梯学家们主要倾向于以下二种观点，一是他们经过高加索山脉地区；二是从巴尔干地区迁徙而来。我个人赞同前一种观点,因为印欧赫梯人早期活动的范围仅限小亚半岛的东部地区。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他们的迁徙通过陆路的可能性完全大于水路。无论怎样,几个世纪后,印欧赫梯人征服了安那托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半岛中部地区的哈吐沙城建立国都(今博阿兹卡莱,安卡拉以东 150 公里)。从公元前十七世纪起，印欧赫梯人逐渐建立起小亚半岛上的第一个强国,到公元前十四十三世纪,赫梯王国已发展和壮大成为古代近东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与古埃及王国、巴比伦鼎足而立。赫梯文明从起源、逐步发展到兴盛,它的繁荣持续了二三

年,而且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赫梯人也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成就。

就赫梯文明本身而言,它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从狭义上来说,我们知道赫梯人乃是古代印欧人的一个分支,他们的语言称为奈什语,与诸如古希腊语、拉丁语等印欧语言有着姻亲关系。因此,赫梯文明应是古代印欧赫梯人的文明。他们是这一古老文明的创造者。但在广义上,赫梯文明则有着更广泛的含义。首先,它不仅是古代印欧赫梯人的文化,而且还包括了所有定居在小亚半岛的其他民族或部族的文化,他们是哈梯文化、鲁维和帕莱克文化。这是因为印欧赫梯人自公元前 2000 年以来借鉴和吸收了同样生活在安那托利亚半岛上的土著哈梯人、鲁维人和帕莱克人的文化。

其次,赫梯文明在长达 50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还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化、胡里特文化、古埃及文化以及迦南文化的影响。这些外来文化成份广泛渗透到赫梯文明的各个方面,已发展成为赫梯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赫梯文明发展形成为一个具有多种外来文化成份并存的文明综合体。美国著名赫梯学家圭特博克论述道,正是由于这些外来文化成份的出现,使得我们称赫梯文明为一个混合的文明。我以为赫梯文明经过赫梯人几百年来的精心编织,更像是一件绚丽多采的百衲衣。

●第二章●

赫梯文明与哈梯文化

哈梯人及其文化今天之所以为世人所知是亚述学和赫梯学创立和研究的结果。[①] 特别是由于赫梯国都遗址的确定、大量赫梯楔形文字文献的发现、赫梯语的破译和赫梯楔形文字文献的释读成功，为我们了解古代哈梯人的文化奠定了基础。

哈梯文化是古代哈梯人的智慧结晶。大约自公元前 3000年代前期，哈梯人就已经生活在古代安那托里亚半岛（又称小亚半岛），他们很可能是小亚半岛中部和东部最古老的居民。因此，我们又称他们为当地土著居民。

他们的语言在赫梯文献中被称为 hat-

①西方一些赫梯学家和亚述学家又称哈梯人为原始赫梯人（Proto－Hittite）。我认为这一名称不准确。

tili,“哈梯利”,意指哈梯人的语言。留传下来的哈梯语泥板文献屈指可数,目前,尚无法考证哈梯人是否也用这个术语作为他们的语言代称。所有哈梯文献的书写年代被确定为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而且可以肯定，至少有一部分哈梯语文献出自赫梯书吏之手，因此，我们还不知道哈梯语的产生及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发展情况。此外,哈梯语的归属问题还无定论。它虽已破译，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它既不属于印欧语系,也非闪米特语。可以肯定的是，哈梯语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的前半期,仍在当地居民中流传和使用；并且哈梯语的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这一点已从哈梯语法、句法和词法等方面得到了足够的证实。遗憾的是,我们今天也同样不能确切知道古代哈梯人自己的文字。楔形文字的使用,无疑是哈梯人从美索不达米亚人那里学习的结果。

根据已知的古亚述时期的赫梯文阿尼塔文献以及玛玛城国王阿努姆黑尔比给卡内斯国王瓦尔沙玛的书信记载，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数个城邦国家相继建立，主要分布在小亚半岛中部和东部卡帕多细亚地区。在这些城邦中,除了哈梯人外,很可能还有其他民族也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他们的小国。各城邦实行王政,拥有各自的军队,主要是步兵,并已拥有诸如铁剑等武器，不过这种铁制短剑很可能仅限国王拥有，它在当时还是权力的象征。

在古亚述人于小亚东部地区从事殖民贸易活动的早期，半岛各城邦鼎足而立。城邦各自为政,城邦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友好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为古亚述商人的贸易活动提供了便利。同时,商人之间的频繁往来加强了各城邦间的密切往来。但是,商人之间的纠纷不可避免,城邦之间也有着各种样的利益冲突,如领土的扩张等 到古亚述人殖民的后期,各城邦之间的相互争斗不断发生。哈梯人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恐

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为新移民的印欧赫梯人所取代。

小亚半岛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盛产金、银、铜和铁金属，为古代哈梯人提供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古亚述商人们约在公元前3000年代末已开始常常带着他们的铅和农产品，如羊毛、大麦、酒以及羊匹等来到这一地区的贸易集散地与哈梯人从事实物交换贸易活动。同时，也说明了古代哈梯人很可能已经初步掌握了开掘矿产和冶炼金属的某些技术。

哈梯人的宗教生活和民间活动非常丰富。宗教仪式多种多样，通常寺庙落成后，哈梯人要举行献祭仪式，仪式的规格、过程繁琐而讲究。诅咒、妖术和向神灵祈求保佑的活动更为普遍。多神崇拜，阿丽娜太阳女神和铁列平神是哈梯人的主神。节日活动各种各样，颇具特色，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定期举行节日庆祝并伴随着祭祀活动，如奈里克城节日。此外，还有专祭某一个神灵的节日，如特特沙比神的节日和太阳女神阿丽娜女神的节日。诗歌朗诵和民歌演唱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并在古代哈梯人的日常生活中广为流传。

从一篇被称作‘看门人的条约’哈梯语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哈梯人的宫厅生活。看门人被分成四组，昼夜轮流守卫在宫中的主要通道。此外，除了看门人，宫中还有守望员、侍者、司仪、信使、歌手、厨师、斟酒者、小丑和制帐篷的人等等。虽然留传于世的泥板残缺不全，我们还是了解到了一些哈梯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同时，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以上所有内容表明了哈梯人无论在物质文化方面还是在精神文化上都已进入到文明社会的发展行列。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随着大批印欧游牧部落的南迁，赫梯人作为印欧民族的一支迁移到了小亚半岛。显然，落后的游牧文化将受到文明社会的冲击。印欧赫梯人面对着文明程度高于自己的土著哈梯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哈梯人文化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语言、宗教和神话文学方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